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九尊 跨象羅漢

尊者本名難生，西竺中印度人。其父名香蓋，年將滿百，一生念善，無有過失，有司旌為耆老，鄉中稱為碩德。尊者生時，其父年已八十有餘，其母懷孕六十年始產，因名難生。生時異常馥鬱滿堂，其父信其良而又疑其不良，不對星士講談八字，則對相士品評骨格。星士有許其發達者，相士有許其貴顯者，訪遍星相二家，固不許其濟惡不才，亦未有許其修佛為羅漢者也。有詩為證：

母腹存留六十年，難生取義有由緣。

相星嘖嘖誇奇異，未有評為佛與仙。

尊者之父嘗謂其妻曰：「此子初生殊有朕兆，我不曾為汝言之。將產之夕，我夢見門外一隻白象，背上負一寶座，座上安一明珠，逕從門外而入我廳堂，跳舞一番，即屹立不動，我從旁看時，其光燦燦照人，其性馴馴依人。我一時撞見，又不敢控制，又不敢鞭逐，惟恐山中無情之物來堂中損壞有用之器，吃了一驚。覺來乃是黑憩一夢，適見此子降生，滿房異香馥馥，我即暗喜在心，謂此子雖非上應星宿，已下符物產矣。異日成長，非富即貴，非聖即賢，假饒貧賤愚呆，未生不當有此異夢，甫生不當有此異香。有詩為證：

象駝寶座與明珠，燦燦馴馴入我居。

跳舞一番停不去，覺來乃是夢華胥。

且今星相二家俱云長大事業不凡，古書云：『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』安知此子非祥瑞耶？似此等論，我心甚喜。第汝懷孕六十年始產，則此子在腹中過了六十年光景，人生百歲，少壯不立，老大何為？縱有好事，前已虛度過了，我垂老得一承祧之子，他亦垂老，此生有限之時，假饒母非長壽，彼將漲死母腹矣，似此等論，我心甚憂。」其母曰：「六十爾尚等得他生，倘大不畜壽，再過數年，豈不見得他作為，何必優喜相半。」長者曰：「老妻所見極是。古詩云：

莫將閒事惱心懷，休把眉頭皺不開。

子女賢愚生已定，如何憂喜兩交來。」

父子事屬天倫，憂疑終是排遣不去。一日，杖步門外，笑傲煙霞，少舒情況，難生尊者亦攜之在旁。長者曰：「觸目青山綠水，」尊者曰：「江中浪靜風恬。」長者曰：「綠水青山，總是吾心法象。」尊者曰：「風恬浪靜，詎非此性天機。」長者曰：「聆此子口頭言，諒非無用。」尊者曰：「隨家尊門外望，蓋亦有心。」父子山間徐行品茗，遇見一人，身長數丈，前來攔路。長者撞見吃驚，詢問姓名，其人嬉笑不言，只呵氣一口，將長者昏悶在地，又欲將尊者抱去。尊者雖幼，殊有膽略，即疾回家中，持刀出戰。其人亦逐至門外，被尊者大戰一場。其人昂藏，終難轉動，尊者若閑習有素，其人抵敵不過，旋戰旋卻，殺至其父昏悶之地，又見一人綸巾羽扇，指其人叱曰：「妖魔何得無禮！」又謂尊者曰：「且養爾少年英氣。」尊者曰：「何物山精，敢將家父昏倒？」其人曰：「此蛇母也，能張口食人，令尊非子，凡遭其害矣。吾有丹丸能除氣毒，汝父食之，管取無恙。」隨叱其蛇曰：「既昏其父，又毒其子，白日作魍魎害人，今若不剪，禍無窮極。」遂揮劍一斬，其蛇閃開，且恃神通，敢與上界仙人格鬥數合，不霎時，現出真相，將仙人圍繞核心，仙人顯出靈通，先將重霧昏了其目，次下千斤石壓了其首，隨揮利劍劈為兩段。長者醒來，請問姓名，其人曰：「吾立在此山左傍，憑汝父子猜來。」尊者叉手問曰：「山邊遇著一人，莫非仙乎？」其人大驚異，謂其父曰：「此兒即非仙風道骨，終當為菩提法器。」言訖不見。

妖蛇白日幻為人，老者幾昏命不存。

不遇仙人揮劍砍，衝齡尊者今逡巡。

其父得了仙人指點，有意將子出家，及聞毗舍羅在國中行化，攜子前去參謁。毗舍羅即與落髮受戒，後付以如來正法眼藏。初給侍毗舍羅左右，晚睡齋不貼席，人遂稱為齋尊者。得了如來正法，即周旋四方行化。循次至華氏國，道逢一白象前來舞拜，尊者為講經說法，其象即馴服，聽其乘馭，尊者即跨之而去。

一日，憩息於樹木之下，時國中長者一子名富那夜奢，年方數歲，見尊者樹下憩息，自言曰：「此得道比丘也。」尊者問：「子年妙齡，何以知我是比丘？」夜奢曰：「汝披緇削髮，手捧鉢盂，口念彌陀，非比丘何以有此作用。」尊者又問曰：「既知比丘，何以知我得道？」夜奢曰：「我見子頭有神光，足有蓮座，非得道何以有此效驗。」尊者曰：「子真天人也。且問汝今從何來？」夜奢答曰：「我心非往，何以雲來。」又問曰：「汝從何住？」夜奢答曰：「我心非止，何以雲住。」尊者曰：「非往非住，汝不定耶？」夜奢答曰：「諸佛亦然。」尊者曰：「汝非諸佛，何以言佛？」夜奢曰：「諸佛是汝，何得言非。」尊者見此子聲口不凡，異日定為法器，遂納之門下。數年，授以偈云：

真體自然真，因真說有理。

領得真真法，無行亦無止。